

中秋的脚步慢慢离去,可一轮明月始终挂在心头。

脑海里,故乡的月亮像一位美丽的少女,穿行在莲花般的云朵里。太阳沉下去,月亮升了起来,如水一样的月光洒向大地,顷刻就把我们的村庄染成了一幅淡淡的山水画。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和伙伴们一起在月光下玩耍。我们在房前屋后疯跑着捉迷藏,到草丛和树林里捉萤火虫,在打谷场上翻跟斗,玩累了,就坐在村前的老槐树下歪着头,缠着大人讲关于月亮的故事。在我的印象中,湾里的王婆婆故事讲得最好。

王婆婆人长得漂亮,声音特别好听,讲起来声情并茂,一个嫦娥、吴刚和玉兔的故事在她嘴里讲了无数遍,我们从来都听不厌。为此,好多小朋友为了能经常听王婆婆讲故事,都在夏天给她摇过蒲扇。那时候,在我们的眼里,月宫无比神秘,夜里经常会梦到嫦娥这个大美女,一只玉兔躺在身旁舔着她的脚……

故乡的月亮夜夜都美,但我们最喜欢的还是中秋的月亮。这不仅仅因为中秋的月亮最圆最亮,关键是在这个日子可以吃到月饼。

从农历八月初一起,我们就开始睁着眼睛盼,盼呀盼,终于盼到了十五。天刚擦黑,我们就自告奋勇地把桌子搬到屋外的空场上,拼命催着父母赶快把月饼摆上来。不要看那

就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样,不知咋的,就流行他乡看花起来。明明是身边有的,随处可见的,偏要跑到远远的地方去看。三五成群还不行,还要抱成团去看。

QQ里,微信上,经常有人发布他乡看花的消息。近的有武大看樱花,红安看杜鹃花,孝感看郁金香;远的有洛阳看牡丹,河口看桃花,婺源看油菜花等等。这些消息,似乎极具鼓动力,极有催化效应,将人心弄得蠢蠢欲动。特别是女人,一不经意就有了他乡看花的冲动。这不,有一天妻子对我说,她要同闺蜜一道随团去几百公里外的婺源看油菜花。

我一乐,我们这儿油菜花有的是,还跑那么远去看油菜花啊?!一转念,你随团出去转转也是好事,就算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甭管看什么都行。

说过这些后,我想起了小时候在乡下,一到春天,就可以看到乡土之上有大片大片的紫云英,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开得热闹非凡。那时,和伙伴们在紫云英里打滚,在油菜花丛中嬉戏,种种烂漫美好的情景,如今依然

初夏,太阳脸色一正,热气冒出了,蝉声也亮了。

从家到学校,是一段田埂小路。每到蝉声嘹亮的季节,总喜欢蹑手蹑脚躲在草丛后面,猫着腰屏住呼吸,寻声找着,一把抓住叫得正香的青蝉。兴奋地放在手心里逗它叫,可刚才还撅着屁股叫得那么欢的家伙,现在怎么也不肯吭声了,宁死不屈的。太阳下小读书娃涨红了脸,倒像被蝉逗委屈了。腻了,伸开手掌,小家伙立马振翅飞走了。

初夏的蝉周身青翠漂亮,声音清脆嘹亮。童年的夏天,总有些起彼伏、洋洋洒洒的蝉声萦绕着。蝉音,融入记忆,成了乡音,成了家乡的一个特别印迹。

那时,日子像青蝉及阳光一般,充满活力。大清早,村口小溪里便趴满了洗衣服的婶娘们。我最喜欢大早上赶伴洗衣服,虽然提着一篮子衣服很吃力,却生怕晚到没了位置或是别人都走了没伴了,早早地费力赶去。因为这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光,女人都集中在这里,听她们讲些家长里短的新鲜事。随后,炊烟也赶着热闹逐渐升起了,一天的早饭陆续准备开锅了;耕牛摇摆着脖子上的铃铛,“叮当叮当”摇晃着进了山;勤劳的叔伯一点不输村中忙碌的婶娘,大清早便踩着露水夹着柴刀跟在牛后进山去了,早饭

月是

故乡明

■周益民(咸安)

时块头小,见了吃的,我们浑身都来劲。父母总是摇着手说,不慌不慌,月亮还没出来哩。

一轮圆圆的月亮终于挂在繁星点缀的上空,抬头望去,明月如镜,低头沉思,月色如银,远处起伏的山峦和近处安谧的田野在月光的笼罩下,神秘壮美、温情脉脉、柔媚醉人。母亲把月饼摆到桌上开始分月饼,这个是大姐的,那个是二姐的……我在家里最小,第一个非我莫属。那时物资匮乏,母亲一般买七个月饼,说起来是一人一个,实际上父母的两个都被我们这些馋猫吃了。大姐二姐懂事早一点,掰一半给父母,父母推来推去尝了一口说不好吃又塞给了她们。那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父母是疼我们找的借口。月光下,一家人围着桌子品尝月饼的芳香,讲着天南地北的故事,真是幸福和快乐极了。

进了城,每年中秋节虽然一家人还是相聚吃月饼赏月亮,但总感觉氛围差了很多。父亲去世了,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吃月饼

时只能喊他一声;四个姐姐都已出嫁有了自己的家庭,即使来我家也不可能同时一起;女儿读书学校抓得紧,天天晚上要上自习……什么样的月饼都有了,但桌旁的人却再也凑不齐,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城市上空的月亮在霓虹灯的闪烁下,也没有故乡的月亮那么明亮。

每到夜晚,我就对着月亮发呆,或端坐窗前,或凭栏而立,或漫步河边,猜测天上和水中的月亮,哪个是城市的,哪个是故乡的?在月亮圆缺的更替中,就有了“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的依依不舍,有了“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的无可奈何,有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感叹伤怀。

季羡林先生曾这样描述过故乡的月亮: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对比之下,这些广阔世界的 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

我没有走过那么多国家,未见过那么多月亮,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永远忘不掉的小月亮,它挂在老家门口的梧桐树梢,躲在屋后的大槐树后面,落在屋脊的瓦片上,照在故乡的每一个角落,那里有我的童年、我的伙伴、我的牵挂的亲人。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不管我走到哪里,故乡的月亮都能牵引我的目光,激发我的思维,荡起我心湖里的涟漪。每当我抬头望月,仿佛又回到了那片最熟悉的土地……

他乡

看花

■程应峰(温泉)

根植在心底,足以回味一辈子。只是现在,再回老家的时候,就很难看到昔日的情形了,很多肥田沃土之上都盖上了钢筋水泥构架的房子。虽然还可以看见一小片一小片的油菜花地,但怎么也看不见成片成片的花海了。

他乡看花,少不了折腾,费钱费力不说,还得起早摸黑,奔波劳碌。当然,于有心看花的人而言,能看花,这些也就不在话下了。

妻子看花回来,我问:“他乡看花,除了油菜花,还看了些什么花?”她答:“除了油菜花,还是油菜花,金黄金黄的油菜花,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多了去了。”

他乡看花,究竟看的什么?细一琢磨,也就明白了,原来看花的人看的是有规模的



场景,看的是堆积着的人气,看的是在他乡的感受,看的是别开生面的氛围。

“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因为这些熟悉的风景已经看倦了,看惯了,所以才有了成群结队他乡看花的愿景。他乡看花,除了可以感受他乡的明媚春光,还可以感受他乡的风土人情。

他乡看花,可以一路寻听远方的声音;他乡看花,可以在生命的词汇里延续美丽。流行他乡看花,换一个角度来看,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质量、消费观念春风化雨般,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可资回味的变化呢!

蝉鸣

声声

■袁丽明(通山)

还没出锅,便扛着柴回家了;要是哪家主人晚归了,院里的鸡鸭、圈里的猪鹅们就要闹翻天了。

那时,没人知道外面的世界。童年,寒苦却也祥和,每一天都是热气腾腾的一天。蝉声、蛙鸣、虫鸟叫、鸡鸭鹅猪吵,热闹声,此起彼伏,难得停息。秋后,蝉声便不再清脆了,而是一种沙哑的嘶叫,凄厉、苍老、磁糯而绵长。也许秋季本就是个容易多愁善感的季节,也许是蝉老了,这声音听了,心底竟泛起阵阵酸楚与悲凉,怅然若失。

后来,听说出去打工能挣钱,村里好多人都去了,年底回来眉飞色舞讲着外面的世界。长大后,我也跟着他们的步伐,经过火车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青壮年陆续出门了,小孩儿也带走了,村里就剩下老人。放牛声消失了,小溪里挥

舞的棒槌声消失了,屋瓦上升腾的炊烟消失了。再后来青砖黛瓦的老房子也越来越少了。空旷的新房里,只有老人落寞的背影和墙角忙碌着织网的蜘蛛,墙上挂钟寂静地划过时空,每跨一步都那么矫健有力。

眼下,正值旺秋,回到早已变样的老家。秋阳下爷爷奶奶的剪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只是坟头疯长的杂草在轻轻摇曳。儿时那些正值壮年的叔伯婶娘们,如今都佝偻着腰身步履蹒跚,成了村里的主力军。偌大一个村子,曾经,每到暑假就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在小溪里游泳,终究成了一个壮观的记忆,现实再也不复存在。小溪干了,田地荒芜了,学校也在闲置多年之后坍塌了。杂草长进屋檐下、大门口,我们的家园,就这样被岁月侵蚀,在光阴荏苒中荒芜。

秋蝉正在嘶哑地叫唤,声声绵长凄软,从清脆叫到低沉,像在盼着什么。就像村中老人盼着儿女归来的目光,从清澈望到浑浊。小时候常在树上捡到蝉的空壳,也许,过完这个秋天,它们就只剩下一个薄而透明的空壳。秋阳中的村落,一曲曲蝉歌,弹奏着孤独、不舍、伤感离愁,以及朦胧的温暖。生活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那一路相随刻进记忆的蝉声,每次响起,就像点燃经年的沉香,心头燃烧着一股淡淡的馨香。

花海泉潮

心泊桂花香

■胡剑芳(咸安)

又是一年桂花开,千家万户笑开颜。天南地北游人乐,闻香起舞聚桂前。打下桂花挑上街,花样食品竞变钱。唇齿留香醉游客,一路花香飘天边。

深秋,夜半金风,暗香浮动。推窗赏桂影,浓香扑鼻来。十月的咸安,馨香浪漫,成了花的海洋,香的王国,醉的港湾。若再让心泊在桂花香里,是何等神圣,何等惬意呀!

作为中国桂花之乡咸安的子民,是何等的荣幸和幸福呀。沐在花海中,闻着天香,品着美食,与爱人牵手,与家人团圆,唱着桂花山歌,享受别样幸福!

翻阅书页,从古至今已数不清有多少文人墨客吟诵桂花。不必说宋之问的“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不必说朱熹的“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更不必说李清照的“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单说屈原的“奠桂酒兮椒浆,沛吾乘兮桂舟”就带你来一次完美穿越,跑到2300年的战国来次心灵相约,这是何其美妙的意境!

徜徉在桂花镇桂花源的古树群落里,浓密碧绿的桂花叶儿,挨挨挤挤的遮天蔽日,米粒般大小的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四瓣小花儿,或几百粒一簇,或几十粒一枝,竞相吐艳,绽放花香的心事,直把游人的心系在花海里,久久不愿离去。

有风香十里,无风十里香。咸安的桂花,闻香便能立刻分辨出来。或许是因为这里的桂花香得纯,香得透,香得悠远,香得宁静吧!真是独占三秋压众芳,自是花中第一流哇!站在古桂树下,花香无语却胜似千言。若非如此,怎有如此多文人墨客来写意、来抒怀,来品游,来邂逅花期呢?

在香喷喷的桂花源广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赏花客正在观赏当地村民原汁原味的桂花山歌及歌舞表演。只见来自桂花镇各村的群众摆起擂台,拉起山歌对唱,吹起大小长号,跳起打鼓舞,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掌声雷动中,精彩在花香中四溢。

“看,这是夫妻桂,树根是两株桂花树抱在一起,中间分枝,寓意百年好合,儿孙满堂呢。”沿桂花源木梓坳湾拾级而上,来到一棵百年桂树下,80岁村民李爹的介绍让大家又情不自禁拍起照来,或许都盼寓意言中自己。

穿过九桂廊,视线突然开阔起来。打桂花啦!在一棵300年的古桂树下,几个美丽村姑在树下牵好打桂棚,几个男性村民拿起竹竿一顿飞舞,直打,斜挑,内钩,杆下花落。顿时,一阵阵桂花雨下了起来。飘飘洒洒的花儿,或落在桂棚里,或停在人们头发上,或钻进衣领里,或跑到鞋子里,人们的身上头上到处都落满桂花,到处都沾满花香。

听老人讲,桂花就是要打,越打越发。因为打下花的同时,打掉枯枝烂叶,这样明年桂花会长得更好。秋风阵阵,香气绕梁,大伙们叫着,笑着、唱着,快乐随香荡漾。沐桂雨香风,心泊香海,醉了,真的醉了……

从桂花源下来,只见桂花镇2公里长的街道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个花贩一路摆开。一担担带着晨露的鲜桂花从桂花林里被花农打下来,挑出山,来到街上交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过称后再数着带花香的钱回家,幸福与满足写在脸上。

据说咸安桂花因“六最”即种植面种最大,古桂最多、花瓣最大、花肉最厚,花香最浓、留香最久而闻名全国。前年,咸宁桂花已成为中国地理标志,桂花镇也正在打造中国香谷,桂花小镇呢。

玫瑰香,茉莉香,比不上江南的桂花香,月里嫦娥播的种,山中仙女育的秧……哼唱着桂花小调儿,飘远的思绪和心儿不觉已泊香海中了。